

# 不尋常的三十年： 紀《二十一世紀》成立卅年

金耀基

## 一 「為了中國的文化建設」

陳方正兄7月間WhatsApp我，說今年《二十一世紀》成立卅周年。楊振寧先生、金觀濤、劉青峰已應允為《二十一世紀》題詞或者撰文，希望我作為共同創辦人寫一篇。方正兄是《二十一世紀》誕生的主催人，讀他短信，驚覺時光如馳，不捨晝夜，《二十一世紀》已到「而立」之年了。我當然憶起1989年底在香港中文大學范克廉樓餐廳與方正、觀濤、青峰諸友商研籌備刊物的種種情景；當其時，八九民運的浪潮雖在六四戛然終止，但八九所造成的創傷與影響深刻而廣遠，那是一場沒有勝利者的政治悲劇，1978年以來改革開放的十年榮景，幾乎成為流水。我們身處香港，沒有受到直接衝擊，但對中國的下一步，何去何從，關念至深。有一點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，1978年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放開啟了一個中國發展的歷史新運會；這是1949年中共建國以來最具「普世性訴求」的中國發展之路。這個歷史新運會，這條發展之路，若因八九而中斷，甚或倒退，那將是中國的真正災難。為此，我們認為，我們應該就力之所及，在學術、思想、知識方面做點書生之事，延續改革開放的火苗。我們把籌辦的刊物「目的」定在「為了中國的文化建設」。當然，在我們心目中，中國的文化建設，不僅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發揚，更在創立中國的新文化、新文明。1989年底在一片低沉的氛圍中，我們拒絕悲觀，我們對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發展有一堅定真切的期待。所以這個新生的刊物在幾次熱烈的討論後，終以《二十一世紀》之名問世。

## 二 「當時已知不尋常」

今日回憶《二十一世紀》創刊前後的日子，真是別有一番滋味。當年我還未到「耳順」之年，而今已是八十有五的老人了，方正當時應該剛過「知命」的五十年，

而今亦已是孔老夫子未說過的八十「自在自得」之年了(孔子只說到七十,「自在自得」是我加上的)。楊振寧先生最奇妙,他當年還未到「古稀」之齡,今年則是九十八高年了,但我在最近的影視中見到他毫無「垂垂老矣」的老態,思維、講話與我兩年前北京所見時一樣清明、利爽。楊先生過百歲應是「等閒之事」,我看楊先生不僅是最早得諾貝爾獎的兩位中國人之一,也會是創百歲之後最高齡紀錄的中國知名科學家。楊先生自1980年代起,就擔任中大第一位「博文講座」教授,每年來中大三至四個月。1989年底我們準備籌創刊物時,他正在中大,也自自然然參與創辦的工作,我至今仍記得他對這本新生刊物所抱的樂觀態度與高度期待,



以及從創刊號開始,他為我們所寫的多篇文章。當時金觀濤與劉青峰剛加入中大不久,卻成為了《二十一世紀》的中堅,青峰更被推為刊物的主編。這對夫妻學人當年風華正茂,有主意、有定見,但開放、包容、從善如流,正是主持《二十一世紀》的理想人選。青峰一做就做了將近二十年的編輯。當她十多年前退休時,一百期的《二十一世紀》已將她一頭青絲染成近半的白髮。觀濤、青峰回大陸定居後,講學著作不絕,但比之當年在中大工作時,應該是多一份閒逸與逍遙吧。

寫到這裏,我真很懷念創辦《二十一世紀》那段不尋常的日子,是的,當年創辦《二十一世紀》時,我是有「當時已知不尋常」之感的。事實上,《二十一世紀》從1990年創刊至今的三十年,也是中國真正不尋常的三十年。

### 三 不尋常的三十年

1990到2020年是中國不尋常的三十年,《二十一世紀》見證了這三十年間的鉅變:

1991年,蘇聯轟然解體、冷戰結束。作為世界最大的共產黨的中共,之所以沒有隨之陪葬,是因為1978年鄧小平改革開放所啟動的去「列、斯、毛式」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。

1992年,鄧小平南巡,重續1978年改革開放的歷史新運會。中美大和解,展開了兩國全方位的交流與合作。這是中國持續發展上升的主因。

1997年,香港主權回歸中國,實施「港人治港」、「高度自治」的「一國兩制」,這是中國與英國找到共同解決舊世界遺留問題的新方案。作為一個第一級的國際都會,香港問題的和平解決,顯示中國與西方已開闢了一個互信互重的共同發展的空間。

2001年,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(WTO),因此融入全球化的經濟體系,中國進入世界、世界進入中國。中國並自此成為全球經濟成長與發展的推動力。

2010年,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(GDP)超越日本,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,僅居美國之後。

無疑地，中國在世界快速的上升、崛起，是過去三十年最不尋常的大故事。誠然，中國在三十年中，在承繼百年現代化的基礎上，完成了從一個傳統的農業文明到現代的工業文明的大轉型，實是極不尋常。

## 四 百年之變局

2020年，就在《二十一世紀》「而立」之年，中國卻面臨一個或可預想，但難預見的百年大變局。2019年底爆發了首在武漢繼而在全球流行的新冠肺炎(COVID-19)。當我書寫此文時，確診得病者已逾二千萬，死者亦逾七十萬矣。此實為我平生所未遇的世紀性災難，而各國各地封城、鎖國，海空停運停飛，全球化之態勢頓時逆轉，經濟之下滑與重挫，殆無國無地可以倖免。最不可思議者，世界第一強國的美國，竟是受災最深重的國家；更不可思議者，特朗普(Donald J. Trump)竟稱新冠病毒為「中國病毒」，意在諷過中國，十分明顯。實則，美國之敵意中國，非始自今日。但2020年7月23日國務卿蓬佩奧(Michael R. Pompeo)在尼克遜總統圖書館的〈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〉(“Communist China and the Free World's Future”)演說，則不止是一篇反共宣言，也是一個以改變中國政權為目標的美國新政策。就在這一天，「新冷戰」時代開始了。尼克遜(Richard M. Nixon)、基辛格(Henry Kissinger)與毛澤東、周恩來開啟的中美「大和解」已被特朗普、蓬佩奧主導的「大對抗」取代了。

今天我們可看到美國已發起貿易、科技、外交、教育、文化等全方位的非傳統性的「戰爭」，而在南海中國廣東、福建沿岸集結航母艦隊，擎勢張揚，顯有尋戰、叫戰之意，更有甚者，美國還用盡第一強國之餘威，相當成功地動員五眼聯盟(FVEY)，誘導歐洲、亞洲多國加入「去中國化」的仇中、抗中、制中的統一陣線。2020年竟出現了中國陷於世界範圍孤立的局面，這真是無法想像的，真不禁要問，怎會有這樣的百年之變局？孰令致之，誰實為之？今日今時，香港因《國家安全法》之實施，竟成為美國、英國及歐洲、澳洲、日本等國「制中」的一個集中點。

當然，今日中國已非1990年的中國，也非1970年代的中國。「撼山易，撼岳家軍難」，撼中國則難上加難。但今日中國所面臨的實是一個充滿陷阱與嚴峻的局面。從海內外種種現象綜合來看，不能不有蒼天無情，何獨傷我之感。我雖無力拒絕悲觀，但我拒絕失去希望。我相信在大危機中有大轉機，中國人一定不會允許終斷鄧小平改革開放所開啟的歷史新運會；中國人一定會在深刻的反思中繼續走具有「普世性訴求」的中國的發展之路。

2020年是過去不尋常三十年的結束之年，也是未來另一個不尋常三十年的開始之年。我相信《二十一世紀》會一期一期地辦下去，會見證中國另一個不尋常的三十年。